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絕句

題翁仲貽吳問堂

會稽之山高以蒼海水夜動天茫
月沉桂樹鴈不叫笛聲滿
空人意涼

贈相士張月蓬二首

林居一夜梅花發明日逢君意氣多
安得少分蓬上席共看秋
月寫山河
公笑之相世間有堯舜此心天下
稀偶與髯翁喫茶罷林風吹
綠滿人衣

贈汪子仰如杭

杭州美人美且多紅欄翠帷清夜歌
杭州繁華不可說汪郎年
少能奈何



題石龜渡

昔年龍馬出河上
此地石龜生渡頭
疏鑿豈無神與跡
撫摩時有老仙遊

贈張一無之京

長肩半夜月露白
西樓早秋松桂青
學道愛人有苦語
竹床相對幾回聽

晚步用唐高蟾韻

茆屋青帘隔晚橋
白沙紅樹水迢迢
人生到底頭如雪
莫管春風消不消

題李伯時九歌圖

龍眠畫入忠臣心
筆意欲與江海深
老生有句不敢寫
荻花蒼茫愁古今

馮紹先自都下回以詩贈之

萬里風霜客亦寒
五年醫藥病方安
花前杯酒各須盡
莫作尋常相見看

題東柯谷圖

乘槎博望到天河
銅柱扶桑馬伏波
自嘆吾年今半百
始於圖畫識東柯

題上清道士畫屏

道士生在山水窟
清景天然不用摸
二尺屏間老秋色
只宜分傳與吾徒

贈余道士歸九宮

林下相逢骨共清
黃花紅葉眼為明
他年擬欲尋丹竈
只恐騎雲上玉京

題吳君陽遠遊卷子

吾間瞿曇老子說
六合之內有四州
生來乃在閻浮界
遂及此

身須徧遊

送僧遊廬山

碧雲堆裏玉潺湲，仙佛樓臺縹緲間。
錫杖徧遊應笑我，只從窓下看廬山。

贈陳仲德

微風清露草間花，行到方盤日未斜。
道士庵中成小酌，又隨流水過君家。

呈原卿蕭翁二表兄

濃露微霜菊正開，紅梨紫栗共銜盃。
雲山百里頭俱白，十五年間三度來。

題柯高士天樂卷子二首

世間萬累皆有我，十二時中喜與嗔。
說向道人應一咲，青山情性白雲身。

昨日秋風吹鬢須，杖頭閒挂百錢酤。
山根水曲家何在，天樂元來一樂無。

別王縣尹本善

豈弟相宜又五年，一琴忽載下江舡。
東風無限留人意，馬在晴沙柳色邊。

贈簡上人合前四句

秋風蕭蕭，秋雨足來，為雲房留信宿。
吟詩作賦百無能，只與上人同看竹。

題蔡氏石原精舍

濱湖之土多沮洳，精舍高明有石原。
况說古仙山上過，至今秋骨玉為痕。

餘干奉國寺微上人構樓竹中，其客鄧子方為余言曰：
請扁之扁曰：高、清、高、言、樓、清、言、竹也。并賦一絕寄之。

頗聞上人最好客
早暮新茶雪滿甌
應咲吾儂老塵垢
幾時來上竹邊樓

贈程自觀遊龍虎山并東蘭深董鍊師

道人來處是清溪
數日秋風一鶴飛
應遇老僊髯數尺
蘭蓀為屋之荷衣

贈吳道士遊淮

吳君剛介負奇材
妙法流傳自兩階
春夏濕淫秋必燥
又携雷雨過長淮

送人遊孔林

平生欲作孔林遊
塵土因循老則休
想見絃歌當日地
至今樹綠秋

謝李克讓寄扇

寄來竹扇輕如縠
多謝前年郭奏差
林下有時方六月
海天風

雨滿襟懷

白賁二馬

良材未試相蹄鬻
况復沙場苜蓿秋
數筆寫來千里意
只今惟有白忻州

別倪有定遊京師

忽謾相逢老石邊
西風槐樹夕陽蟬
山長水闊三年別
沙白江清萬里舡

寄題達上人竹林精舍

淡心無際老禪心
精舍偏宜在竹林
亦有殘書讀未了
願隨春晝綠沉沉

導中庸樓二首

雲山統屋樹侵門
書在床頭酒在尊
歲晏入城公事了
一燈窓下教兒孫

坐禪山中圖出世望仙海上求長生何似饒家課奴隸夜深機
杵畫長耕

有畫明皇貴妃上馬者明皇既上猶願貴妃而妃有欲
上下上之意

口口漁陽一鼓擊巫雲峽雨暗旌旗君王依舊頻回首得似如
今上馬遲

戲贈魏學正

東湖之上舊宮庠雪竹蒼々月樹長酒後不知雙耳熱客情惟
有魏淮陽

題巡檢李益章雪牕

乾坤一日回大素稱此相如四壁虛莫管夜深寒到骨且將照
畫五車書

寄題曹氏翼然亭

見說曹君妙賦詩作亭如此是幽栖倚闌亦有平生句留得相
逢醉後題

題吳氏古樟亭

赤日行空午若炊君家庭戶綠離々何時借坐秋根上坐到高
山月出時

賦楊友直松管晚香堂

致改堂深一事無燒香煮茗八分書珊瑚碧樹滄海底萬斛秋
香恐未如

斗斗峯前筆戟寒不堪韋帶布袍寬如今歸在東籬下却好携
尊與共看

贈相士唐見定之武夷二首

武夷篆華有彩色西江神龜生錄毛如子從來負奇趣直携二
美過吾曹

觀花應合走長安觀宜先海上瀾
雙眼秋風將萬里不勞林下
頽寒酸

答饒心道所寄五首

想應紫氣滿林隈奈此茅簷眼
不開空見獅岩道士說雲厨曾

下炊六

又

竹家庄上又披荆自笑生平百
不灰賴有西江老知己白頭猶

許玩麟經

又

權奸近已死龍興閩賊咸誅亦
罷兵惟聽田間老農語今年時

雨又時晴

又

廬山勢頗蛇蜒人是人非五十年
應有吾開眼者豈知遲

速尚由天

又

近來術者過如梭誰似張郎講
貫多自愧吾言真一羽高門深

戶奈渠何

幼菴于真人擇壽木以詩戲之

神仙合上雲霄去一劍徒留白
玉棺何事尚嫌鳶與蟻也求三

峽鷓鴣班

徐生歸自龍興賦以新曆蟹瓜賦詩謝之

前道正對山京華何事先來野
老家擘蟹剖瓜霜乍落一樽相

約探梅花

題道士方壺作平林遠水圖

數年霜雪滿頭顛那得幽深築
一區遠水平林在何處煩君更

為問方壺

贈命士

青天我幾萬里七
改循環在眼中
林下布袍今老矣
向人猶更問窮通

題吉峯齋

千仞眺高空自昔誰名吉子峯
無事開牕日相見老來那得與君同

寄李景伯

籬根黃蝶草萋々
樽酒相歡日未西
尚擬因頭秋雨足
連床同聽鷓鴣啼

題潘宗遠歸隱菴

鍊師已是素隱者
又欲結菴歸隱乎
自為有身終有患
從來無汝亦無吾

贈墨客

少年曾學煉松煤
踏破春山幾處苔
江上一瓢吾老矣
滿床風雨見君來

題齋壁

老去無營百事寬
深山非客不成歡
雖然寂寞無相待
只作尋常店舍看

吉子仲八孛先生文集卷之九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言律詩

次吳宗師見寄韻

學業區々老未成西樓松竹又秋聲
雜聞夫子稱仍貫頗畏詩人笑
屢盟山色有情真宿昔
河流無潤謾平生
白衣蒼狗成朝暮
樓外看時眼共明

贈趙天錫遊青囊

紅黃木葉落未盡
三月秋晴涼未寒
重來已喜詩卷好
久坐但心一杯
郭仙乘氣必深會
揚公救貧宜不難
一節甚欲從子往
奈此筋力辭嶺岼

次靜上人韻

高人何事來山館
為學深知有本原
浩々黃塵俱是幻
涓々翠竹盡能言
蒲團隨地君方樂
竹簡窮年我自煩
頗覺晴雲亦相

詭一時如蓋又如旂

和宗師深京詩二首

往々聳人說上都白沙青草世間無千官擁駕雲朝起萬帳隨
營雪夜鋪業廣殷周天所與興追風雅客難孤不知范蠡當時
肯舟老五湖
紫駝白象壯行儀但覺炎威日々微露透地椒清寶仗風生天
棘滿於旂金盤藹々行新饌玉體脩々進袂衣自得仙吟因想
像半生元不離門幾

敬次復齋先生鵞湖途中韻

全無放逸是明欽為學何須別用心紅海不齊皆白水衡廬雖
隔摠青岑俗情冉々宜難拔畫景蒼々亦易沉顏恨當時無再
會說同說異到如今

題國鼎橫舟亭

山居靜樂應無限何事新亭扁作舟江海未酬平昔願乾坤猶
覺古今浮蘭花的々開清曉桂子離々落早秋安得推蓬并玄
我一盃相與問晴鷗

和李唐經韻

秋葉經愁日夜飛小意忽此玩瓊枝風雲有會雖宜早冰雪相
逢政未遲笑我且求麋鹿友期君先到鳳凰池盱江錦水元非
遠從此空荒得所資

贈徐德新

世生麒麟至今秋水為之神半牕只辨科舉業一跡不
露闌闌塵忘年雖有此時舊中雋尚看他日新江上歸帆雖半
月白沙紅樹最宜人

別徐典謙父

楊柳初青古屋頭晚風相過靜如秋只宜煮茗留談咲豈意開

樽作獻酬爾我兩忘方至樂帆檣將去忽離憂宦遊早晚知何
地還肯移書告我否

奉寄劉總管塗山二首

泮水秋深士若林老松香桂畫沉沉
唐虞斯世吾曹事韓范聯
守一祀酒屢陪風滿座扶書深愧雪盈簪
近來沈約元多病湖上無因聽好吟
一自公來未幾時嘉禾瑞麥滿郊岐
晉徒曉散庭無跡閭巷春
回路有碑負版久漫方歷歷
微書宜下且遲遲平生亦有桐江
釣柳影蟬聲盡日垂

挽三十七代僊姑

前身知在月中央金縷瑤環夢未忘
麟饌已供仙府貴鸞封猶
被國恩長碧雲萬里簫聲遠
黃壤千年劍氣藏空使人間有懷
愴滿山松栢雨浪浪

挽陳湖峯

秋風一夜到湖峯梁棟新推里
閉空發原不隨飢饉價訓見長
挹措紳風道傍民俗廩車駐墓下
碑文史筆雄尚喜有樓名聚
遠客來千萬莫匆匆

輓饒國夫人

夫子娛親夙盡心市甘何惜列笄簪
同年生死緣誰似從爵尊
榮報亦深屬續偶需歸遠子回天
歌竭在囊金更窺慈慕無窮
處久淚宜枯賸滿襟

邵主簿三首

河橋楓葉雨蒼蒼此老恢然忽已亡
閭里徒聞習主簿衣冠真
失魯靈光纂經讀史心雖在移石
栽花興自長頗憶兒時過
樂倚天青壁稱新藏
儒冠非腐復非癯裁製捨攘萬有餘
未信山林真佚我祗緣州

縣吏勞渠黃泉可作雖無術青佩相幸有書累世箕裘分付了
不妨霄漢五雲車

娟娟疎竹護層樓昔歲從公飲上頭方喜老來猶善飯豈揆夜
半不藏舟文章深粹推南渡倉庾艱難念此遊一曲攔干九秋

來何淚橫流

餞張經歷

香水芝山歲月流幕中何負漢留侯文書堆案眼如月寮屬滿
堂心似秋別酒偶逢黃菊晚歸筇應與赤松遊但疑昭代尊三
老或有蒲車到舊丘

餞王尹美任

此地難留葉縣鳧甘棠春影日疎疎臨民豈但三尺法秉筆多
由萬卷書饅粥有田宜往後吏胥無迹等安居烏臺薦剡聞交
上擬逐他年使者車

挽夏公德脩巡檢

生死雖云不二觀林塘風月總憂端螢邊早已勤三策馬上聊
從試一官賓閣尚餘梅葉煖棋枰空傍竹枝寒穹碑勒在靈山
下留與他年子細看

挽羅秋壑

疇昔詩書共阿傳知公精力正鮮然十年欲展林間拜一日驚
成地下仙孟叟不窮知氣鄭虔雖老尚餘蘊從今忍放樓西眼
六六風寒倚暮烟

勉韻

姓高臨川涿塘人亂後甲午年因避地於
彼七月終大山乃絕筆之作也

賊巢遠近未全降辛苦移家隔一江客意皆春常滿座山光如
水歎浮牕尚思虎旅携三百敢望牛蹄餽一隻臨汝只今多義
士同心驅捍勝吾邦

蛇虎縱橫二載餘偷生於此計何疎俗情只欲分茅土國士終

當碩草廬留世但知瓶有雀携家敢嘆食無魚試看何氏新園
裏種菜牆根已藟如
疲馬常思捲旆旌如何處尚屯兵為邦喜有漢三傑習禮慚
無魯兩生雖覺風沙成晝晦終期河漢向秋明買牛負耒歸鄉

葛瓜亦已榮

次何允升韻

山青水白自保之誰謂桃源不可尋一日鄰人方命飲十年故
友忽相臨遭時政共干戈際款語聊同竹樹陰幸得斯文天未
喪秋風五酒尚論心

題陳王簿德驥殺賊詩卷

逢時如此老駸之避地來遊汝水得鼠雀但知穿屋易虎貌何
擬在山深一時將帥開青眼千載鄉閭戴赤心畢竟元龍豪氣
甚難兄難弟挽南金

贈別國祥陳山長歸溫州

梅花風雪在師門樽酒相逢氣甚溫盛世文章須屢見清燈懷
抱未深論每疑燕闕風雲後亦喜徐岩几席尊歸去有人談理
學天高地下此心存

贈別李教諭仲祥棄官歸侍親寧國

學官未去幾忽之敬慎如君亦罕逢原給未能酬素志門垣行
已卒前功一瓢雖覺時緣少四座寧無士論公歸去正當秋桂
發揮香娛飲百年翁

胡教諭百瑜官滿歸上饒

耆德能安一席涼二年倍講借餘光教尊瞻視門垣壯禮盛春
秋俎豆香塵尾清風方未厭馬頭紅葉竟何忙聖明天子須儒
雅三逕區之且更荒

贈陳士周赴鄉試

君家東閣書連屋憶得前年為賦詩師友講明今已久賢能興
起固其宜省闈落筆秋湖壯御榻傳名畫影移我以親年方喜
懼國恩須報未為遲

次閑之吳真人贈溪月真人奉旨求賢韻

相公迴鴻猷風馬雲車遍九州草野與聞蒼玉佩閔山慣
見黑貂裘長懸高士陳徐榻同泛神仙李郭舟頗咲當時老工
部拂衣猶自羨滄洲

絳節真人下五城朔風吹鬢歆星之已窮粟里幽人至定到王
官隱者亭千古麒麟開漢閣一朝鸞鳳集虞庭聖恩滂沛今如
此未信遼東老管寧

贈倪照磨之任

掛琴收劍及江頭白水清烟望去舟此意不忘如不別有詩相
寄即相求省闈開幕網維重經術傳家器識優想見南樓他夜

月一尊端復念鄉遊

贈人赴宣城下邑王簿

使家上府勢如山佐邑趨承事最難但守至公為主本莫慙感
氣作波瀾多財臭腐吾何用同類扶持義所安見說當時謝太
守詠觴遊覽只清歡

挽葛吉甫妻劉氏

北臺春日正遲遲一夕秋風換綵衣用足尚養公母續教嚴如
翦孟家機馮孤太早人同惜甦養無違世亦稀想見隔溪埋玉
松年暮雲飛

題積烟山僧房

積烟山上雪窓寒到得應知得到難碧嶂坐來三界小白雲歸
去四鄰寬道人問訊行秋童子收經立夜闌竹葦稻麻俱佛
法咲渠死殺靠蒲團

送吳存恕遊宣城

柳花蘆笋客開船，獨立平沙欲悵然。
蘓李但游終有印，鄭虔雖老竟無種。
重湖風景年々好，憲府公卿往々賢。
早晚秋空一鶚上，不妨林下白頭眠。

掉南閣

曩年承望何其酷，到處豫樟皆折禿。
吳家一株三百載，老葉至今青。
菽之面之有閣開八牕，詩書白晝南薰長。
土深根遠耐寒暑，閣上主人如此樟。

次何高士成道韻二首

許我重來意甚真，山林城郭路由分。
十年共憶青燈舊，一日相看白髮新。
從席未銜盃裏月，携鎌先割隴頭雲。
臨流儘有西風便，杖屨終當逐後塵。
豈煩嗜酒見天真，自是平生雅俗分。
我以避人成齷齪，公能留

句獨清新何由忘，下縻紅日未了山頭望。
白雲尚賴懸河千斛水，一統習次舊沉塵。

立春前一日示大姪二首

明知此事是多來，爭奈堂々暮景催。
血氣每疑當末疾，東編終喜共群材。
忘憂空對庭前草，索笑惟尋屋後梅。
莫怪生涯同死水，已將心念比寒灰。

題雲臺真館

老僧褰裳過水去，童子操篙風打船。
欲暮沙村更踈雨，天成牕下白雲眠。
黍鷄見待元無約，針芥相投信有緣。
料得清溪尤愛客，竹根同坐釣絲船。

挽倪公傳

錦水東來鳴咽聲傷摧喬木盡凋零孔堂俎豆思耆舊洛社衣冠失典刑種善長留人碩德承家已有子傳經自慚枯槁無由達思為先生寫誌銘

以春雲亭後挽許君度

構亭石上號春雲未老安閑孰似君十里松杉青作障一陂鳧鴈錦成郡開樽對客心常足抱甕尋花志不分况得青城老學士山暉堂記四方聞

送吳秀才入京

一時文翰節婦事萬里冰霜孝子心風教森々真大義公卿濟濟足知音驚波久落黃河岸草竊潛消綠樹林楊柳九衢皆喜色不須多慮杖頭金

挽饒國夫人

承夫教子豈徒哉紫誥金花特地開益朱豈曾知爵齒酒漿何止及與臺劔光北斗成雙化翼影青山見再來翁媪此生無可憾後人慈孝自興哀

題張若無卷石齋

十年山石自吟罇一日堂成眼獨明但覺軒牕皆古色豈容朝暮少書聲誰同處士秋長醉我笑將軍夜有驚倘肯他年分半席拂雲帶月共平生

挽待制周南翁

稽 獻春容遂歷深嚴副所蒙碩德久刊王屋上政聲新滿九華東君思疊々方求舊友誼森々遽託終何者可寬慈母念眼明雙鳳起秋風

代馮開先作挽

自愧癯然一晚生前年叨結外姻盟徒從貳館開風度不及高

堂拜老成赤鳳競飛雲霧闊蒼龍雙後斗牛明靈車早晚霞山
道松葉梅花涕淚橫

代吳仲師作挽

辱在姻盟二十年叨陪樽俎幾歡然赤霄尚擬聞鳴鳳白露何
處一片孤雲細雨邊

次盤所叔自貴溪他寄觀唐叔韻

拂雲蒼翠九九山拄笏相看亦未難但使箕裘家業在不妨水
蘖道心安推敲此日猶成句雙鑠他年尚據鞍見說西湖歸棹
穩蓮花如玉照春盤

挽吳若川二首

紫陽山水甲江東宜此即君敏且通老子宦遊真有助吾曹清
事每相同追隨別去繞旬外變故傳來豈夢中莫遣彭殤異悲

喜古今如此一奴

師門初識喜元然肉重還疑骨相偏中壽縱難如蹇叔早亡何
擬過顏淵豈無爍々留編簡末有呱々位几筵旅殯欲知何處
是上清橋外竹林邊

贈別楊秀才赴真揚二州打捕提舉司都目

錦江重會各蒼然別夢驚回二十年虞府已需君八幙詩壇猶
笑我無種々月冷看騎鶴玉盃春香取獻新此去帆檣千里
近封書到得胡人邊

別王用亨之京

初跨中原萬里鞍雪花風葉兩漫々欲朝天子黃金闕且侍
宗師碧玉壇學道豈無新夢破讀書宜有舊燈寒莫將出處殊
心志他日歸來好共看

香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贈治中子赴都承襲

一曲驪歌把酒頻，馬蹄輕踏軟紅塵。
名家固喜有能子，上國猶知禮舊臣。
去日菊茱烏帽落，歸時楊柳綠袍新。
太平天子方臨御，遠業宜君未吐身。

贈吳主簿美任歸紫陽

汪侯疇昔在吾番，聞說才名亦已多。
每恨幾時瞻寫履，偶逢鄰
仁弦心志懷對客，誰能似敷政宜民。
頌不訛，歸去紫陽如有問錦江春，兩舊漁簑。

晚陸氏夫人

義門積慶至今餘，華屋盤區晚更娛。
不與藁砧齊白首，得看王器到青都。
周家禴狄恩非遠，潘令安輿事忽殊。
洒盡南風幾行

淚玉簫丹鳳已雲衢

謝陳又新

滿空霜露菊瑤：正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不知老
色是誰多黍苗織席來原海松葉燒烟出爛柯甚欲追隨報雙
雲去奈君何

挽裴與通

裴家楚：舊衣冠說到平軒益可觀尚德豈殊三事貴遠游寧
博一丘安年非耆艾人同惜死不倉皇理亦難况有好書三萬
卷備樓留與子孫看

挽汪子盤二首

道士來從南海邊客齋聞訃淚如泉一官稍歛酬蓬矢九死何
知在瘴煙易簣併無童子燭歸棺猶載有司船向來簡墨收成
束竹几松牕幾懸然

畫船楊柳驛門前政此山深擁被眼江海雙魚寧幾日神仙歸
鶴竟千年輜車有子能扶護封兆何人紀祖遷共慕諄：鄒魯
俗從今懷抱向誰宣

代挽艾君慶

閭里交游二十年君家日大我蕭然庭塔生見芝蘭長館塾時
叨姐豆聯嘯月尚祈壽老友乘雲何擬作飛仙慈親耄耄猶嗟
季此事人間最可憐
先親疇昔客門牆省覲時陪姐豆光君子肥家真有道神仙延
無：鳳鷄一：隨當戶鶴髮垂：更在壺明日青山作新
塚通家唯覺倍沾裳

挽張果山

孤標早已離塵緣教盛師榮豈偶然嘗逐仙班趨禁觀屢承天
語到山泉春園正擬騎馴度秋葉何：作蛻蟬淩斷西窓老賓

客十年懷抱酒尊前

贈醫者劉存誠歲晚歸城中

早歲癯然謾學醫十年分力謝枝岐
疲瘵雖覺皆吾病捫摸何能免
自欺舒子老成游地下何即精進
走京師君今賣藥居城學有未
知

次汪府判見韻

長松高竹舊郊君四壁雖涼興每舒
奇氣豈無題柱筆俗情多有絕
交書表安冷落唯高卧杜甫擊
磬且倦梳誰更似公身未老
官閑贏得逐吾初

次韻吳宗師師縣舟中見寄

梅花如粟已知春笑此交離一病身
豈意雲霄珠履客未忘鄉井
布衣人歌風臺下舟航穩擬
剡亭中翰墨新却怪清蓮老
居士衛孟方始見天真

送楊宣尉入京

播南宣尉去朝天述職安邊禮數全
劔履載瞻新日月旌旄渾識舊
山川精銀名馬嚴方貢上酒肥
羊飽御筵盛代君臣義如此
生民何地不歡然

別朱教諭歸故鄉

來時喜得故人書丹已三年昨日如
盛世功名期子大深山齒髮笑
吾疎掌中夜月連城價堂上春
風五綵袂如此宦游真不惡
故園松菊莫躊躇

贈張天師承詔趨朝

繞讀天邊綠色書便登河上紫雲車
神靈萬里同奔走道德千言自
卷舒夜席定知承秘問春樓行
見得尊居無由得傍金門外
月冷河明聽步虛

奉贈舒真人代祀三山還朝

山田席上茱萸酒數別
忽二十二年秋月襟懷
公似昔春雲才
思我非前辭家久在
金門客代祀親逢碧海
仙鄉黨交游正傾
倒又騎孤鶴上遙天

贈方縣尹赴獲鹿任

民猶淳魯平易其心可近
之人已古來非兩事律情
今此或分岐彈琴宓子良
知本書考陽城豈是癡
它日國朝循吏傳眼中
非子更期誰

贈祝汝城赴綦江等處儒學正

綦江之上擁皋比元帥
憐才况荷知自是明時
方有教豈同先聖欲居
夷人民溪洞黃茅遠行
旅弓刀白晝疑風物寧
無新句及倚闌長望鴈
回時

挽鄧卓峯

碣石相逢一夢空談諧
清潤昨朝同引年尚可
借枸杞療疾何知乏鞠
窮行已此生非碌碌視
天它日豈夢一峯卓爾
知何處長望雲林煙雨
中

送倪東江之上元縣主簿

沙頭煙際挹征襟
嚼盡梅花出短吟
鄉黨又成千里別
功名聊一十年心
東南形勢風流遠
吳晉山河蒼莽深
此去吟邊有馬
邁客樽應與爾同斟

題菊隱

河漢橫空白露流
碧叢黃蘂共悠悠
誰人不慕陶彭澤
舉世忘陳太丘
籬下尚餘千古意
樽前已了一生秋
平居縱有相看

約更待他年雪滿頭

次韻送邵文度赴省試

早歲天香一折秋宜將勲業望伊周光飛彤管三千字喜動紅雲十二旒上苑錫筵人入畫禁城傳詔馬如流相知有問盧同

上帽六之正在頭

謝陳真人惠高麗席柯山墨

見前陳又新

滿空霜露菊瑤_二疋馬重歸錦水阿但覺交情如昔日不知老色是誰多黍苗織席來東海松葉燒煙出爛柯甚欲追陪報雙

既五雲飛佩奈公何

送趙伯容歸浙

武林柳舊依_二甲第樓臺有是非莫道天涯龍已化但看雲際鶴還歸雙親榻上清風枕五帝壇前白羽衣穎古尚餘西漢筆從今宜近玉堂揮

寄吳宗師

色南最好是山田碧石清流每扣舷拔地如龍知幾里近天歸鶴尚千年封培巧在仙瑩左遊釣難忘某水邊此去桃花政無際不須重問武林川萬里仙人白羽衣雲幢風蓋幾高低逢時故歎寸心盡能事何由十指齊不信鑑湖狂始得要聞夔府老多題况傳洲島皆奇絕筋力應留與杖藜

胡氏園趣亭

自_二前人趣今子於今更勿忘春雨未多松葉嫩南風才發豆花香董生好學成書癖陶令能詩帶酒狂何似君家不獨樂每留佳客共倘伴

胡氏柏友亭

世間可友豈但柏君獨與之心若何氣摩雲漢眼中少力傲空

霜人所多丞相廟前鬼神會拾遺岡頭螻蟻窠爭似胡家亭子
上捺風架月共吟哦

次靜上人韻

佳吟妙筆何蕪賤淡味悠長未有原但見中山須得傳豈知彭
人忘一簡編蛇蚓終相負篋筍蛟龍敢或煩志在青山最深
處不勞招引用旌旂

哭顏一初

小車曾過草堂中願學森々此意同交義素隆因有疾醫方多
近遂無功倚門雖恨孤重母就傳猶憐見二童脩短不須頻入
念古今如此一凶々

賦饒元可小隱新居

如今依舊竹成林桂樹梧桐處々陰好尚未忘書脉遠氣難相
語酒杯深籬根白露秋花面階下東風百草心一日高堂拜遺

像幾回歸去淚盈襟

次韻心道同遊方盤見示

千仞孤峯插夕陽數家亭館在平岡山川登覽寧無數杖屨追
隨賸有光竹下論文心共苦菊邊呼酒興何長重來欲盡平生
語莫與它年更品量

哭陳仲剛

自是藍田玉樹煙操觚早立鳳池邊宦遊稍欲酬初志課最何
知屬莫年松翁滿山方八疊雲霞連海遂成仙承家賴有河東

往年漕運九華歸一舸相過慰別離牕下酒酣題好句寺中茶

罷讀殘碑生平出處雖云異來往風流政未遲今日扣門非此

意涼蟬高樹不勝悲

燕雪縹雲早舊飛湖南去後海東涯世人只向蠅頭老志士何

魚尾亭
嫌馬革歸三逕雖荒惟莞爾九原不作共婁其淮西憲使如椽
筆還為幽局特一揮

送汪伯羽遊金陵

自是深山玉樹明一舟今向石頭城風煙道上非遊覽霜雪臺
酒千萬逢人莫屢傾

送倪季成一如說

倪君宿昔真才傑種杏滿林頭欲聖養心似到一如寄語從
予求解說我今衰老舌本乾掘地為鑪蒲作團君能它夜肯相
過共煮苦茶山月寒

和荅邵菴虞學士韻

自嘆深山鬢已華東籬每負秋花居貧只合師原憲紙貴皆
緣慕左家春雨綠簑身有分秋藥黃卷事無涯太玄賴有揚雄

草幾向松牕與客誇

題趙氏欣榮亭

見說龍岡趙達卿作亭池上號欣榮統擔草木皆生意堆案詩
書豈俗情燕享尚餘公子氣品題何用老夫名南豐幸有羅君
說它日同遊賦始成

寄香爐寺上人

香爐峯下飽曾經沙水冷竹樹青喜有深雲藏古寺愧無清
興謁高僧平橋楊柳還堪過瘦石莓苔每倦登野店它時脫粟
月千慮得夕陽凭

謝傅惣管三首

皂蓋翻立曉風時來湖上素王宮清聲自昔聞江北善政于
今冠楚東勉勵豈惟千里計作興真有十年功他時累
者盡出君侯化雨中

大比賢能處，興安仁雖小錦雲稱連科未覩天荒破識當新
回地脉靈况有黃堂均鼓舞豈無金榜繼飛騰老生欲句力以
說肯為吹還兩鬢青
夙昔却闌一老農疆顏聊可及童蒙豈堪較藝簾帷下祇合留
讀中眼底觀書渾似霧齒根遭物動生風若教與秉春秋
筆冠蓋如麻負至公

送吳以善遊京師

龍虎山前把秀姿片帆今欲向京師為逢四海承平日不
親老大時猷策致身雖早擊鮮為養未遲新年多病無由
別望江邊柳樹枝

挽李真人盤中

與宗盟每然抱琴况復在賓筵大瓢幾酌秋空月細茗常
烹夜澗泉石室已招丹旆起草堂方擁布衾眠區豈敢論交

際默數于今四十年

又

旌種今與白雲飛谷口泉甘土自肥遼海但能聞鶴語函關終
不見牛歸玉棺寶劍千年了碧館瓊臺萬事非寂瀛洲老仙
伯幾多涕淚一時揮

次韻江潮海

客來即與共青纏謀築荒山野意全門外定我死似錦繞簷還
種竹如椽一區白屋隨吾分千載青囊見子傳寄語靈泉李蕙
昔來宜在菊花天

次閑之吳宗師韻

應酌馳騫百無成愛客須分實與聲君似遠公邀共社我如高
固盍逃盟抽心括胃非能事問水尋山足此生不看西林松
月多情偏照鬢間明

香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御書贊

元統元年秋 皇帝御明仁殿特書閑之看雲四字賜玄教
大宗師特進士卿臣吳全節閑之蓋其所自號也看雲又其嘗
築宮于雲錦山曰崇文復構樓一區以為他年佚老者也于是
模刻諸梓飾以金碧三年春命其猶子平陽路太原府經歷臣
蒙賈歸而揭之先是集賢院奏四月十七日為 天壽節故事
其差使降香龍虎山雲錦山等處今遣法師臣李紹老紹老
與蒙水陸公私異途且離京師月日先後相懸及四月丙子不
期而同至又自正月至干四月陰雨凄風人不敢釋纜是日天
氣開即街衢爽乾明月霽色約麗南風微和大宗師弟 子
宮提點 臣于有興有事于宮庭陳金鍾玉磬列天神地祇之象

為位二百有四十酌以酒茗薦以菓蔬早午晚三時行禮用樂效雲中海上之音夜漏未盡二鼓卒事急雨復作簷溜四鳴八歎異以為天時人事之偶有如是耶此固出于皇上聖明凡所施為昭合造化亦由大宗師愛君尊國純誠之所致也又月一置酒大會賓客布衣臣李某言于眾曰夫書心畫也自鳥跡科斗廢而為篆為隸為楷晉唐以來明君良臣非無善書然以清麗稱者或近于媚以飄逸名者或流于放今皇上春秋鼎盛左右有老成之輔朝昏無燕昵之私聖心之安神氣之和蓋溢于筆墨之外不但度越前代有非專門白首所能企及寔宗廟社稷無窮之休也某聞古之君子有不必親相與言者以禮樂相示而已况于皇上生民父母其勢甚遠其義甚親奎畫超然同于對越感諸其心而發諸其口者不能自己雖在布衣法無其禁于是皆頌懽喜不以臣言為非莖稽首而為之贊

曰 皇帝踐阼尚于文德偉哉天遊先此翰墨惟大宗師寔方外臣應時順事豈必隱淪故山之西有字明靜異其扁揭昭乃脩省萬象森羅胡看于雲頌吾閑法其氤氳孰為彰之而徹天聽燕清特書龍相鳳並丙子之旦霑陰割開匪人而天水陸同來繫大宗師職在祠祭簡于君心寵錫爾異股肱忠貞其思若何昨土分器曰維蕃多成周隆平以為大賚我皇之仁禮節踰邁煥乎天章誰其能名微臣何有四海頌聲

趙叟

趙叟制之善奕而游焉者也吾里有余姓者與之角而弱當即罰而曰今無有叟唯唯而已詰朝歸之如約他日買金且輸官既而遺焉叟獲而返之人咸謂叟癡日挈瑣得其金宜可歸休而暫安焉叟曰不然而情我可以不情之乎子李而義之曰今夫以勢為魔剝推迫以便佞傾側取向合以巧算

行刻削以智術變詐畔契券諸取利者無所不至于同室骨肉之親亦往有不暇顧人遺金而已有之不猶愈于此乎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余誠叟之為動矣雖然苟非其人葦食豆羹見于色吾用是知叟之才之美也至有平時好為高談闊論及一見利則引吭注目尾帖而身豎若狗之于骨也悲夫且行而鬻伎者紛且沓也孰謂皆若而人而無賢乎惜哉吾文不足以託遠焉身

或問

或問俗可從乎曰無枉無害吾從諸否則確或人感然曰吾見確者衆人之所指議也美其確曰求不指議于賢哲也衆人其如我何世嘗非采薇者矣而仲尼不棄也世嘗媚鄉原者矣而仲尼賊之也曰有是哉釋老之疑也不其軋乎曰天地果可無乎吾與若皆得而知也日月果可無乎吾與若皆得而知

也美其軋泝流以風則順者為逆矣吾見佳植之或莠也吾見美實之或蠹也然則終風乎曰不宿治以吏乎治曰枯之而已爾如化何靈庭冥冥曰畫為慄矣而莫盜取其器死不勝得也如化何

釋傲

客有難余者曰外人皆稱子傲壘爾凡爾吾聞之書曰無傲從康詩曰彼交匪傲若是者何如也余曰居吾語汝今夫王公貴人千金之子操然陟之柄持取與之權人孰不榮其榮富其富而望之企而慕之逢之欲其親悅之欲其容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亦有儒家者流窮詩書六藝涉古今上下弄筆墨闊視大叫謂人之莫己若者故或盈而傲中人所不免也吾試舉斯二者子以為吾果有一乎凡吾之所以被此者何由哉昔魯人有弁冕于越者越人羣聚而怪笑之嗚呼豈魯

人者誠足怪矣哉見其所未嘗見也客曰嗟乎子蓋欲異夫人也夫立異者謗之所趨而尤之所必歸也而奚可為也而為也且子獨不聞夫易之隨乎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之時之義大矣哉不然吾見子之窮且老也余曰子過矣子過矣吾聞之吾子者尚其志也居其命而不逾也仰焉則日月星漢昭天俯焉則山岳河海亘乎地夫何慊乎哉其于外也可而可尔不而不尔富貴而富貴尔貧賤而貧賤尔生而生尔死而死尔何至于之延之靡之逸之為優倡兒隸之態以求媚夫見女子乎仲尼不云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後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客于是色然謝曰他日吾見子之見尔今而後知子之志矣是可與立也譽之而不加長毀之而不加沮利不利疾不疾而吾又何難焉而吾又何難焉客退作釋傲

辨訛

明越杭婺金陵宣城廣德皆大飢人相食有司發而竭弗甦旁郡富于粟者誘而致之或美價焉或施焉而期之以爵而相傳以為天寔厲之而欲全之者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某州某姓氏者夢神人謂之如是李存聞而嘆之曰東南之俗若是其誣也為是說者不以思乎哉昧者固易以信然而鄙夫則遂以託焉尔也而有司或以是怠焉尔也夫民命于天而生者也生而厲之則如勿生而已矣天豈其然今夫孺子之蹈水火也有不避焦濡而救之待未聞見怒于孺子之父母也然而世之鄙昧者怕千百而賢智者或不能以一二鄙昧者怕過達以有餘而賢智者怕困頓或不能以自存是故怪誕之易倡而卓之論難樹也嗚呼天果不欲全之耶則禮者不可信而神者誠難憑矣天果欲全之耶而胡為乎賢知之鮮眉也天乎天乎身能問之者

襟說

李存曰風詩之首義也所以明善瘳惡者也故聖人尚焉
 于風何詩為三百篇勿論也下讀屈原離騷令人感憤眷顧弗
 忍相薄遺陶潛詩令人備之哉忘貧賤李白詩蕩之乎廣人志
 輕世欲杜甫詩令人渾然端且厚慨然有忠節舍是吾未見其
 多益于人也河東張生翦嘗為余言翦居錢塘人為俳優日聚
 觀至數百人或千人其傳為慈孝為節義事者長幼無不慷慨
 長嘆至流涕或慟哭不能終觀有是哉感于人心非小補豈盡
 鄙事也至其為離合淫哀謔靡真賊夫人之子不足道哉不足
 道哉

編莊子序義

古莊周者彼何人者耶其遺言措意閭乎莫之能聽希乎莫之
 能視嗚呼斯編也是其滓濁也夫或曰欲深其滓先涉其後欲

溪其嚼先澀其濁今夫日中為市粲然而金珠也斐然而文綉
 也赧然而丹漆也教然而車輿也窪然而甌釜也翕然而奮也
 屑然而履也騷然而帚也錯然而薪樵也趨而貿者時其用之
 適也未有一日而槩焉者是故未後而先其行顛未小而
 大其行邁未下而高其視蒿斯編也可以視二三子也不
 可以他人者也使或他人見之必感然傷莊周之非遭而不賈
 也雖然二三子之于學也無乃力乎力乎而不已吾不知其止
 嗚呼又惡知今之感然傷者不為後之輟然以喜者乎

顯孝錄序

饒娥饒州樂平人古今天下皆知其為孝也見唐柳子厚文寶
 應間父勤醉德風卒起不能舟溺死娥年十四走哭水上耳鼻
 流血氣盡伏死國朝邑人許道傳獨得大曆四年邑令妻不
 孝女碣謂勤涉河采薪為水物所斃不言娥死樂平圖經謂娥

訖父喪終身不嫁乾符間仲光族孫惜為令時所立碣賊火焚
 壞因再立碣亦言終身不嫁大曆去賢應甚近乾符雖老且
 皆令其土三年與士民接詢訪豈不覈子厚本北人雖謫守江
 南蓋得之傳而新唐書因之二魏文不顯行故無知者今許
 子集前後名播紳詩文建中旌表始末共為一編題曰顯孝錄
 其友魯志敏持以示余謂將毀諸梓余曰許子之心豈不以娥
 憤父死而一時與俱固難也而仁勇者能之終身不嫁則是終
 身憤父之死先王之制喪禮也哀有隆殺一時之死孰難于終
 身之哀乎終身之哀則是終身之不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
 母是以不可以無辨至正辛卯八月朔日書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胡氏新樓記

邑人胡君茂之居適依于層林深樾茂之為縣魯未四十棄
 去即其居之西而樓焉上下以櫺通即無蔽茂之日偃息是間
 而命其子式從余游余他日過之主人延登陳書畫行豆觴意
 歡如也酒半起酌而言曰吾疇昔晉也自一日而有斯接也公
 門不一迹也公事不一身也人孰能晉我哉又酌而言曰晉乎
 吾見有如甯也者而人茂之出也吾見有如漆也者而人茂之
 繁也然則奈子孫何又酌而言曰吾子式也獲與先生游也願
 得先生文辭華斯樓也幸先生無讓也余曰善哉君可謂振焉
 而不溺焉者矣後之人其庶有興矣疇之酒而為之乎曰一
 而知也天之禪也一日而歸鬼神術之窺也家之羸也心之肥

也昧途而追終不可遲也遂盡醉而罷明日書之以為胡氏新樓記

金谿縣烈女廟記

撫州金谿危素以書來言曰金谿烈女廟者祀葛氏二女也初金谿產銀有司歲采有場相傳唐寶曆間葛祐為場曹造礦蓋輪不數榜掠蠶楚殆死祐二女痛無以贖其父躍入冶中自燒死頃之各化為銀由是祐得免監場黃康以聞于朝特為罷金谿銀場邑人異其孝感祀于里之僧舍國朝大德間縣丞濟南吳瑾別為屋以祀迨祐間縣尹何東李有撤而新也是祠也既未列于典祀復無以紀其本末甚可懼也李其仰天嘆曰堯舜三代遠矣子而有其身是無親也臣而有其家是無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聞夫二女之風者孰謂人之本心可得而盡泯哉夫女子長于閨門之中其事則織紵組紃其德則婉婉聰

從未必如學士大夫能時取經史而誦習之又未必有良師友旦之而啓助之又未必出于要譽鄉黨而為之且平居以意度為虛宅以辨析為日用者將不信以為果然有也昔饒娥哭血求父而死蛟鼉郭巨并食埋兒而遇黃金孟宗泣竹而笱生王祥剖冰而鯉出是皆用何道也嗟乎至誠之心其亦有不可測之神焉如此哉是心也天不能以加高地不能以加厚人有之而或弗自知也知之而或弗自行也今也崇廟化俾弗隳紀事實俾弗訛將以子人之子而臣人之臣也窮天下之吉為禍福孰大于是

天台靜玄觀記

天台去地二十里曰咸唐宋平章賈似道嘗營別業焉既以與道士丁真盧某而額之曰靜玄觀且以田四百畝食之其在道竄迹以死財用土田悉沒入而咸唐以靜玄免國初僧總統

楊某寵貴有僧某者誣獻之強改為寺其徒闖公訟之中書復為觀元貞間似道從子某者乞貸不得憾之言有司咸喜之宜隨所後者于是財府征之闖之徒周元澤伏白玄教大宗師張公之復上之中書下戶部推驗如狀還之未幾屋燬于寇元澤改築今所凡為殿為堂為廡為門為庑為偏為廡庫為客館總若干楹人謂其制弘于舊也余聞而竊感焉夫賈氏執季宋之柄廓乎其公而坦乎其心猶或不足以振其哀持其顛頤乃肆其私邪作威于國家訖錄之際殺其身而籍其家亦豈不幸也哉然所以咸唐者徒以託之黃冠羽服得以不役雖更代而有勢力者卒莫之奪既又燬且復構又豈非事之偶似于善付之獨得其人乎哉使當時其心術一出于義能者進之不肖者退之功有賞而罪有誅天之曆數縱有所歸身何至于戮家何至于沒乎設有非人情之所料萬世之公亦烏可砥也沒而

有知寧不為咸唐一自悲乎矧聞天台之山水甲東南而靜玄之傍又為龍湫者數四靈物之所栖息宜其序守而不失欵余因記其改築而并及乎賈氏亦世鑑之一端也

充齋記

泰定三年冬上饒祝弘道來言曰弘道嘗獲納謁于播州宣慰揚公之門公不以弘道為不才拔而置之幕下惟公告朝廷方面之寄固未必以進一士自德而士苟有志効用于時者亦不敢以此私德于公然請言公之為人及其所以治播者公朝而起懋擲已禮于祖考之廟退而起居太夫人又退而與僚屬論政事又退而護于其所扁之齋曰充讀書鳴琴其間或與士黨相唱和四方之士歸之者亦無不薦進勞來遺餽不賦耕不征商故其民多推悍然皆嬉嬉恬恬城中夜戶闔而不遂不夜絕至或止宿荒茅枯葦間亦無敢奪攘歌鼓以樂生棺槨

以送死殆與中州同也李某曰僕聞之揚公將種也世守于播
播之為川地方千餘里南臨牂牁北通巴蜀勢若可以戡辰
不可以文令雖當四海無虞之日苟放歌擊鞠以養其氣射熊
搏虎以便其習一有警發則被堅執銳擗然為士卒先亦不失
為將家能子孫然歷觀古今天下雄藩巨鎮建功立業于一時
者非無其人往之任智而不任德知勇而不知義殘忍暴縱以
殛其身者有矣况能及子孫乎今揚氏之子播綿歷累世及公
之身而又雋雅自將用能致朝廷寵昇而安而使其民愛戴如
父母斯不謂之擴而充之能若孟氏之言者乎夫如是則燕于
其齋求所以承先公而利後嗣與國家相為久長者有不待他
取于義而得矣弘道曰善子之言非獨譽公而已請書之以獻
或因可記其齋云

戴溪卷記

上饒薛君玄卿既葬其親于臨川白馬山之陽復構屋數十楹
于墓道之南擇材質良惟時閑休工丁共力旬月告就遂厥中
以為神栖主人僕從各有居處內庖外廡靡不飭備黜聖解辨
垣墻周固俾鄉之愚而有怕者居守之且為之田以為歲時展
省休止之所旁有溪流相傳戴氏昔居其上而溪遂以姓名因
扁曰戴溪之庵而來徵言為之記嗟乎吾見貴富人墓之多矣
鑿山累石不遺餘力曾未幾時而斧斤已及其木者有焉無
植其身于平日者或不在于德而導其後之人者有不出于禮
欵夫上饒之薛也顯于唐盛于宋名人巨公前後相望君今雖
為黃老清靜之言以遭于時而又能憫之焉于送終之際如此
其盛然則詩書之道終長而君子之澤未易竭也他日之來者
其必相與言曰塋域之間得無有樵牧之跡者乎甃砌之始
無有不愧于墓中之人者乎墓而屋之而田其亦有克念經始

而續圖于永久者乎是蓋君之望也若夫祠墓之俗所由來久矣雖不著于禮經然豈知神之所饗于彼乎于此乎亦孝子人自盡其心焉耳

上塔寺修造捨田附祠堂記

臨川之東鄉有寺曰上塔屋老甚且無碑碣可考蓋不知其始何時寺之僧永茂者忽言于衆曰嘻惡可以坐視其圯于是自殿及門取瓦甍之断裂而椽楠之朽折者盡易之未幾新鍾樓又未几墁垣墻砌道路時則有永芸者亦干財于富室而葺經藏焉為之會其費則從而飲助之既復曰合吾寺且三百指饘粥將不給奈何披其私畝而公之戚然自念曰吾故儒家子也而遭于不造寄跡釋氏之門者五十餘年矣今先人之他子孫無孑遺者而吾亦老且憊焉猶有鬼神則將安所歸乎乃祠其父母于堂之東序又披餘畝以食衆而資其春秋薦獻焉他日

命其徒正印來請述其始末余曰久哉世俗之偷也若尔師者亦可謂不私其贏不忘其本矣愆于義而病焉尊所聞而行焉固可有尚而文有可悲者也師姓李氏世為臨川人父諱某字叔陽登宋某年進士第嘗教授福王宮云

芝山文惠觀記

芝山文惠觀者因重修長沙吳文惠王之廟而作也初王廟郡治西北歲久而圯延祐間三山王君都中來為郡從而新之且曰是宜有朝夕司管鑰者不然則圯毀隨之矣然有其人居之廡下則褻無其人責之民則不專皆非所以昭事神明之道也于是闢廟西隙地一畝創屋數十楹而扁之曰芝山道院諱名羽流居之且以書抵京師告玄教大宗師吳公曰廟在公父母之邦而不及公之先世也公得無情哉于是大宗師欣然其君志遠王之未幾王公以代去大宗師復檄玄妙朱君某兼領

之朱君捐已幣增西廡且因饒民之德王公也而又感激夫大宗師之拳々于是祠也像二公而奉之又別為方丈若干盈前工之未卒者皆完之又八已田二百畝久之志遠亦八田二百畝某年間志遠被璽書提舉玄妙觀兼住持芝山道院未幾大宗師復命子某王領之且上其事集賢得改今額謂之文思者因王封也余承之此來每傍徨嘆曰昔秦人刀鋸鼎鑊以待天下而番令獨得江湖民心秦亡宜其裂地而封而有廟雖百世不可廢也今也得王公經營謀度于其始得大宗師選擇獎勵于其中觀焉以輔其廟田焉以飽其人是宜與王靈民心相為久長者也余雖不敏敢不畜所以不朽于其終哉謹叙其始末刻諸石庶幾來者知所考云

兩峯樓記

兩峯樓者樂平劉明子文子讀書所也初上饒祝君著遠來長

餘干之鄉校曰南溪予他日過之祝君出其徒十數輩揖余且曰若輩皆有意于文字者願為我命題少試之予是得明子為選首予因知其才久之祝君以代去明年以予為其師之友而業不可以少荒也袖詩過余因請益焉又久之明子以其弟文子請曰僕之父樂教者也即君之傍為樓若干楹嘗客陳先生易東其上先生以兩峯二字扁之兩峯者何曰昔蘓老嘗記木假山者三中以自况而傍以况子也三而兩者何舉其旁也舉其旁者何曰吾為苦慕二蘓也慕二蘓者何曰比之若吾友也友之則誰不美擬之今先生往矣而言猶在耳願吾子少述焉古之為居者或以脫障溢而通高明或以出蒸馱而乘爽潔其辱于歌舞酣歡其狃于觀覽而偷于裕暇者君子無所取焉吾嘗謂明子之詩其氣完以舒其思藻以發無乃有得于父自一誘而居處之助也乎不然何其尚慕于蘓而不少自間也是為

記

勺溪堂記

余干之長田多大山而紫氏世居之往鑿山而屋層見疊出如樓觀然至不可基乃止而傳翁甫之築適在其左麓前有溪流旁復多竹翁嘗病其蕃且隘也無以自休息安賓客後臨溪而構焉脩其前楹皆立水中薄地而板虛實半之四面為窓牖夏多南風冬則不塞向而溫而自扁曰筠溪之堂以其有水與竹合二美而名之也嘗謂士君子之于歲且息也亦必有勝焉以助之是故雖古之人猶亟稱于水而樂于山余雖與翁未之識也而其婿嘗從吾同舍上饒祝君蕃遠遊氣直而尚古每為余道其婦翁年纔五十而家之務悉誦諸子時自燕坐堂中其言有曰夫水泓然而為深皎然而為淺者玩之皆足以洗濯乎吾心而竹也動而扶踈立而靜直又皆足以休吾之體而息吾

之影吾朝斯夕于斯則所謂內馳而外膠者將不出戶庭而自得夫師與友之道者耶紫氏蓋數百年以詩書名家前代屢有顯者翁雖未嘗干祿于時而陳鄉多數其忠厚好義故余樂為之記而不敢辭也

香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魚
培
亭

